



吳家耀

香港青年企業家協會 (EO) 董事
協利集團行政總裁

為何我們弄不清楚問題所在 (下)

在前期本欄，我談到後現代主義如何塑造時下的文化、經濟、政治和宗教，及為何我們難以接受年輕一輩跟自己不同之處。

文章刊登後，剛巧《時代雜誌》也刊登了封面文章“The Me Me Me Generation”，提出千禧一代（或 Y 世代）自戀、過份自信、認同多元化、重視權利的特徵，儘管抱怨他們的自我中心和懶惰，但文章認為我們需要他們，比他們更需要我們，因為對方會拯救我們。



後現代主義當中最具影響力的，是由哲學家 Jacques Derrida (1930-2004) 提出的「解構」。這觀念始見於文學評論，目的是驗證和推翻形而上學的二元對立的傳統。這觀念著眼於作者如何暗示，而文字本身是不準確的，我們永遠無法知道作者本來意思。例如「好」和「壞」並非真正有不同，只有比較時，它才有意義。解構影響到存在論、倫理、建築、視覺藝術、女權主義理論和馬克思主義哲學。

解構主義建築的特點是零碎，對扭曲建築元素及操縱結構表面感到興趣。Frank Gehry 等大師作品的特點，是不可預測和受控地混亂，現在非直線形的建築、彎曲的牆壁和天花板經已無處不在。信奉解構主義者，在設計過程中涉及對行為、環境和社會科學的研究，令建築變成跨學科。Peter Eisenman 是最早的解構主義建築師之一，他聲稱要允許建築尋找自主及無約束的定義。

Derrida 也提及經濟及政治話題，在他 94 年的著作《Specters of Marx》中，他提到「十大瘟疫」，包括貿易戰、外債和自由市場等，金融海嘯後，這些問題正困擾著各國政府。他贊成「新資本主義」多於「晚期資本主義」，前者的特點是高科技與高度投機的混合，會增加貧富差距，並把人類商品化、產業化；後者則強調政府干預和社會福利。縱觀今

天歐美政府的干預和中國的家長式管治，我們正見證者晚期資本主義帶來的災難性後果，要靠新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來拯救，例如拯救「太大而不能倒」的集團，並重新分配財富。

Y 世代可以製作 App，也可以在 YouTube 製片，令我們感到受威脅；他們會從更廣泛的範疇選擇職業，自由地與人聯擊，直接發郵件給 CEO。互聯網讓機會更平等，讓他們可以接觸到過往只限特權階層接觸的，令他們感覺更接近名人，因為他們自己也可以隨時變成名人。當我們否定他們一些聲音時，他們只是適應上一代創做的環境。他們或許不尊重建制，因為他們在政治經濟動盪的時代成長。因科學產生了污染，所以他們關心大自然。他們的行為傾向和信仰似乎符合後現代主義和解構模式，因為每個人都對議題有自己的定義，包括道德，他們不相信絕對真理和創造。我們不必接受他們的信念，但需要接受他們。如聖經所說：不去掉自己眼中的榦木，怎能走掉弟兄眼中的刺！即使我們拒絕 Y 世代，他們仍會在我們退休前接管世界。我們倒不如反思自己過去的錯誤。我們習慣只在「做」，現在我們應後悔「做」得太多。如果我們不與他們共同開發並策劃未來，世界最終可能會因為「沉默的激進主義」、非物理戰爭及無政府主義而終結。■